

我編

〔廣東風物〕

兼答胡汝森先生書評

左秀靈

我自五十七年開始寫作、翻譯，至今已問世的單行本，超過六十本以上，而其中「廣東風物」之編撰，所花費的時間是相當長的一本。編譯、查證、校閱，都確實下了很大的工夫。參考的書籍有：廣東百題、南中國之旅、廣辭苑、國民百科大事典（以上日文本）、廣東同鄉會印行的月刊、潮洲文獻、廣東名勝（香港印行）、中國港口誌、聯勤總部測量署編印的中華民國地圖集（內附說明）、國立編譯館審定的高中地理及國中地理。

全書計分前、正、後三篇，都一〇四篇短文，水墨畫插圖九十四幅，頗為古樸傳神。舉凡廣東有趣的史地、風俗、傳聞、生活，皆網羅殆盡，並連帶介紹福建、海南島、浙江，俾便瞭解我國南方之全貌。

本書交由東府出版社印行，該出版社負責人林偉聰先生、潘正義先生，對拙稿之審校亦極細心，數度駕臨舍下討論疑議，後又將打樣面呈鄭彥榮先生、郭壽華先生過目，兩位先生於百忙中撥冗校閱，原意期盼誤謬之處，能減至最低限度。

在單行本未問世之前，筆者特選數篇可讀性較高者分投新生報、大



華晚報、當代文摘刊出。已問世之後，鄭弼儀先生特徵求筆者同意，在「廣東報導」月刊上連載。任何一本書問世，由於讀者見仁見智，往往讚賞與漫罵兩者都不能免。著書者當求謹慎下筆，庶幾無愧於心。

我國學術性著作，參考及譯自日文者極多（如中文大字典，係譯自日本的大漢和辭典），原因是中日同文之便（嚴格講，中文為單音語族，日文為膠着語族，拙文採一般說法），其次，日人治學謹嚴，頗可借鏡也。

筆者一向尊重批評者高見，並且每次必專函道謝，如此才不致於辜負批評者愛之深責之切的雅意。

拜讀完胡先生於七月號書評書目上評拙作廣東風物的宏文後，已立即請書評書目轉達筆者內心深處的謝意。同時對胡先生所提若干疑議，亦作簡短的答覆。但恐廣大的本雜誌讀者亦等待答案，特再條覆如下。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」盼讀者諒之。

胡汝森先生宏文，以下略稱「胡文」。

▲胡文指出：廣東人的優越面都忽略了。

筆者於拙作中曾因不惜筆墨讚揚廣東省同胞（請見序文、廣東文化源遠流長、廣東姑娘等篇）胡先生因此認為筆者「巴結」廣東人。豈能說筆者忽略了廣東人的優越面？廣東姑娘一篇又曾刊於新生報（六十七年四月卅日）。

▲胡文指出：「癩病」為日本名詞。

癩病，原為中國名詞，而日人襲用之，見辭源一四五七頁，有「癩病」條。（史記范雎傳，漆身為厲，注）索引曰：厲音賴，癩病也。

▲胡文指出：「蛋民」為「蠻民」之誤寫。

見辭源一八七三頁，「蠶」可作「蚤」，本作「但」。（淮南子）使但吹竽，使氏厭竅。（柳宗元文）胡夷蛋蠻。

▲胡文指出：清廷鼓勵栽種鴉片一節係日人醜化中國，筆者歪曲史實。

本節所述，詳盡的中國近代史當可查到。筆者係根據辭海下冊三三〇九頁，「鴉片」之注釋——道光時，輸入銳增，同、光年間，為杜漏卮計，於陝、甘、川、湘、雲、貴等省，相繼栽種……國產既盛，吸食者衆，流毒斯廣。

▲胡文指出：「支那」係日人侮辱中國人的稱呼。

按「支那」一詞非日語，而是「秦」音之訛傳，愛慕中國文化的洋人及二百年前的日本人，即用此稱中國，舊約全書中的 Sinoa，即「支那」之音譯。最早出自佛典，義為「文物鼎盛之國」。毫無輕侮之意，因此海外出版物，依舊多愛用「印度支那半島」（即中南半島）、「南支那海」（即南中國海）。因「支那」一詞包容了令中國人驕傲的歷史。

▲胡文指出：全書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穿插許多談論妓女的文筆。

按本書計一〇四篇，談論妓女者，僅四篇而已。

▲胡文指出：書中別字連篇。

本書打出樣張，除了筆者、東府出版社林偉聰先生，親校以外，另外又恭請鄭彥棻先生、郭壽華先生、楊豫君先生過目。坊間的書，請過如此多人看過的，恐不多，胡先生竟說別字連篇，頗令筆者汗顏，盼胡先生撥冗列出一張錯別字表，以便再版時，據以更正。

臺大教授黃得時先生說：自己寫的书，就好像是自己生的孩子一樣，無論多麼醜！多麼蠢！依舊疼愛得不得了。我的「孩子」在外惹了禍，被好心人訓誡了一頓，做父母的怎會不心酸難忍挺身而出，替孩子說幾句「公道話」？！